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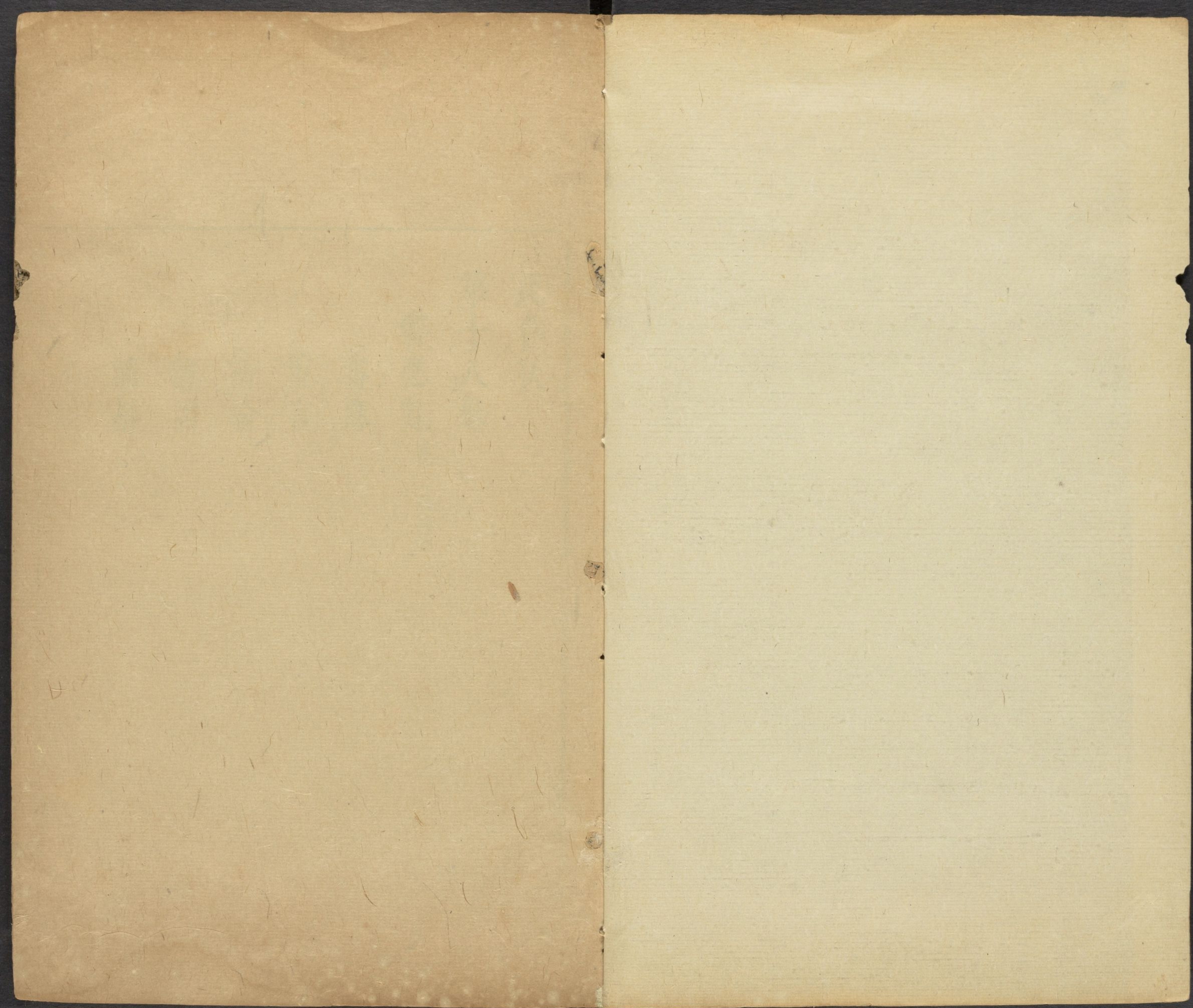
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T1126/7134

呂氏春秋
六



呂氏春秋

第十八卷

審應覽

凡八篇

審應

重言

精諭

雜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卷十八

審應覽

審應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故言動欲後

執其要是一篇之綱下詳引以明之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蘇子曰君子擇
若而仕猶鳥之
審木而棲即此
意也

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
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
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亾之也。
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亾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矣。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
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
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
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

斷其飾非遂過
止所謂曰其出
以爲入者也

使弊邑存亾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
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
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
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
蚺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
易有諸乎。田蚺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
先生聖于田蚺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
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
聖也。今蚺未有功。而王問蚺曰。若聖乎。敢問王

此正虛言而不
可責實處

貪主慾狀

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蚡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蚡不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作布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亾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

言君欲在官民
欲在民各欲其
歸于已也

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矣。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亾。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訾之曰。申子

由向啓公子沓
以敬長之義能
因人言之出以
為八也

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
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
哉公子沓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使人戰者嚴駟
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
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
嚴駟則可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
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

掉語有力

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成王與唐
叔虞燕居授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
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
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
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
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

善喻志善怡

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讎也王曰胡不設句法不穀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

轉折變刃緊緊相縫

美詞美事

瘠音怡病也

也其莊王之謂耶成公賈之讎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成公賈之讎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恠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部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命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

意存于中必暴
于外因外占內
非億度也知其
理也所以謂之
先覺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
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
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
也。艷然克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
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克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
色也。君喏而不唞。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
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唯莒乎。
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

此誠而明者也
正審應之要

豈曰精諭誠有
味乎六言之也

此即海鷗忘機
之說

其容與臂。是東部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
仲唯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精諭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
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
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
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

只此二句收何等如健

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

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

測言微言不如不言不言又不

問答石水二段皆隱論也

淺智伐衛二事
皆不以言

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

暗夜燭燎一語
奇妙
前後四章皆說
不言而喻之事
人之精英自不
可掩

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

此所謂不待言
而先言言者也

一篇危語更是
涉世深言
毀譽成黨數句
是篇中大旨

之也。劉康公乃傲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
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
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
之所察也。甚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
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
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
譽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

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
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亾
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
亾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
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
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必不可無辨也。
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
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不當理。
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

市井舞文之魁
後之起滅者類
此

宗也。涓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

此應上賢不肖
不分賢主猶惑
之意

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

奸臣負國醜態
不恥

極有波濤信口
說去自然結構

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
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
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
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
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
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
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
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
之不可為也。

淫辭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
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
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
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
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
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

言不根心，隨聲
附會，適之以取
敗，深中策士之
弊

游詞也，強可得
之，弱弱不可得
之，強

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

公孫龍惠施等
倡游言以惑世
至國時不亂乎

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

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一作真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晉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

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雖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察而以達

含蓄不盡

通篇心說惠施
一人之事見其
虛名惑世游辭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

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

匡章之譏良是

獨詞專理易於
惑人

莊周嘗稱惠施
觀此獨詳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公何事。比施於螻蟻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此下斷案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七敗。所殺者不可勝數。

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與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眾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剪。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實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

媚行徐行

以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
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
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新婦
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
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
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汗因汗誹辟因

益見惠施強辯

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
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
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應言

七日白圭謂惠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洎之
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
螭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
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
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

肉汁曰洎

言鼎夫無用加
甑則庶可用也

加其甌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太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

逐段俱是言
之法衆狙之惑
于狙公也

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王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

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卯。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孟卯太息曰。宜矣。

叙有波瀾節奏
孟卯一時情事
宛然

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卯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卯。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鎚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卯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疆。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

孟邛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詭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詭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士民。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而入大

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具備

八曰。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武王嘗窮於畢程矣。伊尹嘗居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

所貴于馳騷者必至也。繫其足則駕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貴者必敵也。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故自古英雄功業。禹成而卒。以擊肘敗者。往往

也

子賤請二吏以
行而回以默喻
卒之化行亶父
雖其備先得哉
要亦見之明耳

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

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封曰。宓

詳論

機心未動則鷗
鳥不飛仁意既
孚則虎口不噬
皆誠動故也

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
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行。若有嚴
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
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
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
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
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
欲也。斧越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
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二語脫胎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
故。凡。說。於。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
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
動。人。心。不。神。

呂氏春秋

第十九卷

離俗覽 凡八篇

離俗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卷十九

離俗覽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

首言人之所貴者。理義不以榮名。次序尚理義。不慕榮名者。真離羣。超世之士。未言人若當求離羣。清修之士。軌度森嚴。氣勢雋逸。

農石戶之農曰。椽椽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訕訕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訖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訖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賴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饗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

一轉更奇峭

四士固以清潔
自高第值舜與
湯之時亦矯矯
自好者疏

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
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
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
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
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
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
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一作退而去。不自快。

餘子壯子以守
死爲善道不軌
于正與前四士
又相反

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
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
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
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
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
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
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
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三句收繳上意
宗完密警策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

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首說君子之窮
通辨于義而不
拘于俗乃一篇
之要旨下援引
以證之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

借賓刑主且有
回顧之法

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

呂氏以孔墨並
論。亦援儒而附
墨也。

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恐。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

子囊雖出于奮
激之言而其氣
不撓不屈也足
為殺身取義者
勸

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
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
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
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
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
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
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四十

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
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
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
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
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
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
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
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
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

彼涕泣上書願
以身而贖父罪
者蓋亦石渚之
遺風

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

以德義二字立
柱而叙事詳勁
更古雅濃厚

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不校而奔重耳
良是漢庚太子
之斬江充殆未
聞此義

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
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
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
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
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
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
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
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公子夷吾
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

被瞻之諫豈出
僂負羈下哉至
其勸君之殺與
盪餐置壁者殊
則臣各爲其主
耳

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
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
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
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旣定。與師攻鄭。求被
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
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

錯綜有味

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

孟勝守義而田襄服于義證行義足以順人處

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

此言治之綱紀
莫大於賞罰同
民欲同民惡正
所謂賞罰當而
民無不可用也

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以傳鉅子
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
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
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
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
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
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

二諭簡切有致

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
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
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
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亾者
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
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
得稷。人不恠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
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
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

學綱提紀因以
主諭有慈有情

不用賞罰不克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矣。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克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克。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

金而却之。賞罰有克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鷓水。如此者

三雖造父直論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

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耶。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有讐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讐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

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讐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

一以璽喻一以
五種喻把後世
化之如神收繳
總歸重仁義以
治之三句見五
帝三王之治也
不外此

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亾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亾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

禮須數句皆為
下句而發所為
上下相離也

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弒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

以無欲立柱，先
合說後分說而

以有欲東之緣
十數語亦自成
格

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
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
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
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
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
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
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
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楔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
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

撰古耕字

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
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
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
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
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
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
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
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

只沒欲字逐枝
逐節次第生下
有情態有闕鎖

連用十五爭字
點綴

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

以引言作自己
文法推原衍字
極微

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

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

秦用徙木立信
則虛假之信不
足以言治此篇
識治之原反覆
論信為政之要
可為政事疏略

先天時後人事
過接無痕歸束
有法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

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

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鈎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母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

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此見人之才能有所及有所不及人若用人責備其全固爲難也援引數段以見人之不易知而知人之難詞語轉折頓挫更負融古雅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霸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

未論已欲論以
道術不得不受
其祿養

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
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
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
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
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
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
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
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克。季
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

似淺似易似數
衍有體有神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
騰為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王言，人不
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
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
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遇季克之對文侯也，亦
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
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
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

此語有致

璜。訖。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部。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

問之患其有小
惡此透革之言
人固難全權而
用其所長此一
篇之大意結中
方收一句含蓄
有未

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extremely ligh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